

比米更米

女朋友因事出門一周，離家前再三叮囑說：「不准買奇怪的米喔。」請讓我解釋何謂「奇怪的米」。在我們住處附近有家 AEON，貨架上陳列着幾十款不同的米。米的名字大多是「產地+米種」，比如「新潟コシヒカリ」、「秋田あきたこまち」之類。不過也有一些名字十分奇特。「銀河之露」、「金色之風」、「青天的霹靂」，難道有爆炸糖效果不成。

「買來試試也不錯。」有天我說。女朋友便搶白：「想都別想！這東西不可能好吃。」彷彿我說的不是米而是女生似的。其實不用她說我也明白，米就是米，不過是歷史唯物的米。名字則是符號，就算你將米叫做「時間簡史」，它也不會變得偉大，這和叫阿強的人不一定強是同一道理。這麼簡單的事我怎會不懂，又不是三歲細路！

我買回來的米名字最奇怪，叫做「比米更米」。何謂比米更米？回家後我舀起一把端詳。它們看起來像一顆顆膠粒似的。洗米、加水、煮熟，吃起來也像膠粒。雖不至難食，但

也很難稱為可口。只是錯手買回來八公斤，必須要趕在女朋友回來前吃完。只好硬食，早午晚都食。

然而吃到第五餐，奇怪的事情發生了。不，也許不那麼奇怪，我只是覺得「比米更米」比米更米而已。換句話說，它不是米，但它無疑擁有一切讓米稱之為米的必要條件，而且還把這些條件推到極致——一般米是白色的，比米更米則白到像黑人牙膏那排牙；一般米是鬆軟的，比米更米嚼勁直達旺角勁辣魚蛋；一般米煮熟有飯香，比米更米一煮，連內褲都會摻進飯粒。

八公斤米終沒能在女朋友回家前吃完，只好收入床下底。女朋友回家後如常做飯，用一樣的做法做一樣的飯，然而我吃起來總覺得怪怪的，彷彿這米變壞了，變得不再是米。當然是貨真價實的米，問題是我愈吃愈覺得不是滋味。於是三天後的半夜，我將米缸的米偷換成「比米更米」。女朋友沒有發現，只是第二天吃飯時她直皺眉。「這種吃膠粒的感覺是怎麼回事？」

片尾曲

克洋

fb.me/hakyung2018

逢周四、日見報

「全民偷盜日」

宋代洪皓的筆記《松漠紀聞》載：金國對處理偷盜極其嚴格。每每抓到偷盜者，除判罪外，還要七倍的賠償。但他們也有一個奇怪的規定，每年的正月十六，這一天，是明確規定可以偷盜的，老婆孩子，金銀財寶，什麼都可以偷，不處罰。這一天，人人都嚴加防範，碰到小偷，即便抓着了，都笑着放掉，那些小偷，即便一點點東西都偷不到，離開時，也要順手抓上一把鋤頭啊畚箕什麼的帶走。

作家洪皓，是著名作家洪邁的父親。他在宋徽宗的時代，以禮部尚書的身份出使金國，不想被金國扣留，逼他到僞齊去做官，他不肯，於是被流放到冷山（今吉林農安縣北），而且，他力拒金國官職，十五年後才回到宋朝。洪皓在金朝期間，寫了一本筆記，《松漠紀聞》，記錄在十五年被拘的生活，想來，金國的一些風俗，應該是真實可信的。

金後來能滅宋，自有她的道理。遊牧民族，看似鬆散拖沓，其實有着嚴格的管理方法。強調天人合一，尊

重自然，取用有度，這樣才能夠獲得自然豐厚的回報；正因為人少，更需要合作團結，這樣才能所向披靡。因此，對那些不勞而獲的偷盜者，處罰極為嚴厲。

少數民族的野性，從這個偷盜日當中可以盡顯。雖是個遊戲，但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，也暗示着，只要你有足夠的計謀，勇猛的力量，即便是在人人設防的環境中，仍然有可能實現你的目的。猶如在千軍萬馬中，獲取敵人的首級那樣，這樣的英雄，是要人人讚美的。

偷盜只是一種方法，重要的是原有習性的培養和訓練，即便已經立國，也仍要全民動員，那些安身立命的生存方法，必須保持下來並發揚光大。如此，看似荒謬的全民偷盜日，在金國，就有存在的道理了。

筆記新說

陸布衣

1164334351@qq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一提起本港人酷愛的東南亞菜，有種調料就會馬上浮現腦海：魚露，這可謂是越南、泰國等地家家戶戶的必備品，無論是冬蔭功湯、酸辣鳳爪，還是越南春卷、牛肉湯河，幾乎每一餐飯、每一道菜中，都少不了它的「滴水之恩」。

魚露是什麼？簡而言之就是魚類經發酵後產生的汁液。魚露之美，在於它鮮甜、得體，只需一點點就能化腐朽為神奇，不會搶味，更沒有「天敵」。它的製作程序也堪稱奇跡，將新鮮鯧魚或其他魚類加鹽、醋、酒、糖等基本調料層層疊放進大桶中，以重物壓蓋。經過一段時間的暴曬，微生物開始慢慢作用，使魚分解出液體，再經由數月的時間完成。待發酵流出的汁液充分過濾之後，精純的魚露便誕生了。如同不同溫度和環境下發酵出來的酒，每一桶魚露在製成之後，也會有細微的味道差別。這其中第一輪的萃取液價值最高，夾帶着新鮮的油脂香，純正、自然，是蘸醬汁的首選；而二次短暫發酵之後的成品就是我們最常見到的日常調料，味道濃厚，只一點就可以給菜品點睛，無論炒、拌、煮，都能讓人分秒中變身大廚。

最早的魚露起源在中國的東南沿海，那時候街頭小商小販手推車兜售，後來在潮汕等地也有跡可循。時至今日，潮州人飯桌上的蠔餅、蠔仔粥等等都少不了它。不過現在魚露的產地幾乎都是在越南，天然的地理環境和飲食習慣將這樣寶物發揚光大。如果你還記得越南春卷旁邊那一碟浮滿碎椒，味道鮮甜無比的橘色醬汁，其實就是魚露配上萊姆汁、大蒜、辣椒、糖和椰子水做成的醬料。

魚露的可貴，正在於平平無奇中，滴滴流金。就像人一般，明明是人潮湧湧中的不打眼，一旦鑽進自己的那盤「菜」裏，就一切都不一樣了。

食色

判答

panda5171@163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人間四月天，在京城，正是暖風吹皺一池春水的時節。一日路過護城河邊，只見十幾位男女對着河面一字排開，雙手合十，低頭默誦，唸唸有詞。近處一看，果然又是在放生。旁邊幾位大漢正從汽車後備箱搬下一個個塑料箱，頃刻間，成箱的田螺、泥鰌被傾倒進河中。

在古代崇佛的名人中，梁武帝蕭衍算是最重量級的之一。張岱在《夜航船》裏曾記載了一則與梁武帝放生有關的故事。當時南北朝對峙，北魏大臣李諤奉命出使南梁。梁武帝對他盛情款待，一次遊覽到一個放生處。梁武帝便問李諤：「彼國亦放生否？」李諤回答：「不取亦不放。」蕭衍聽後的表現是三個字「帝大慚」。

「放生」亂象

的確，若像許仙那樣偶遇受傷的白蛇，幫其脫難，這算作是天性自然地行善舉。然而許多所謂放生儀式，原本就是花重金購買的動物。這刺激衍生了一條灰色產業鏈，部分商家為了滿足某些「善男信女」的「放生癖」，而特意去捕撈野生動物，高價販售。更有甚者，放生者在上游放生，商家在下游宰殺待兔，重新捕撈後換個地方再賣一次。

許多動物在運輸、放生的過程難以適應環境而死亡。有些魚被放生後，由於水質太差，隨即翻了白眼漂到水面。還有人將陸龜直接放生到水裏，結果活活淹死。京北山區的一些村莊裏，前年有一次突然幾百隻狐狸光天化日，闖入民宅，咬死家畜家禽，還有一些在野外難以覓食而餓死路邊。狐狸大

仙頻頻出現，搞得人心惶惶。後經警方調查，這些狐狸也是「善心人士」放生的成果。

放生變為殺生，「善行」成了作孽，說到底只是為了滿足一己之虛榮心，這與倡導「放下」的佛法也是根本違背的。李諤的「不取亦不放」，既可以理解為沒有買賣就沒有殺戮，更是在說明一種心態，如果真愛護動物，何須刻意的「放生」呢？保護好自然環境比什麼都好。

瓜園

蓬山

gardenermarvin@gmail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紙紮劏房

片瓦遮頭，還能為先人帶來長期穩定的「租金收入」。這可比每年清明燒一次紙錢來得更經濟實惠。

劏房、套房，並不是香港才有的「特色住房」。在房屋資源相對緊張的一線城市，高昂的房價誘使房東一劏二、二劏三、三劏千萬「廣廈」，「大庇」天下寒士。在內地，這類型房屋也被稱為「群租房」。劏房在香港實在太過於常見，藏身於唐樓、單棟大廈，甚至一些高檔小區裏。倘若你的鄰居同時裝了四五個門鈴，那很有可能，這就是一個劏房單位。

劏房的存在，對於租客來說，喜憂參半。喜的是能以較為低廉的價格在香港有個落腳之處，憂的是劏房住宿條件往往較差，空間狹小不說，配套也不一定完善。三千元上

下的「廁所劏房」——面積四十呎，床與浴室馬桶一簾之隔——更是刷新了港人對劏房的想像。

相比起來，紙紮劏房也算得上是劏房界的豪宅了。每戶都有獨立床位、獨立窗戶和獨立空調，從窗口「望進去」，裝修得富麗堂皇。也難怪紙紮店會說，「界升價都好」。畢竟在現實裏，對不少投資客來說，「納米單位」的升值空間遠高於豪宅。

明年清明節，或許又會有些新奇玩意兒：紙紮無人車、紙紮比特幣……

即興判斷

侘寂

treeakakira@gmail.com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

書法作品的材料

我們手持一件書法作品，緩緩地把它平鋪在桌案上，或者把它懸掛起來，在開始欣賞之前，我們已經觸及它了。只不過，在用審美知覺觀照它之前，它還不是我們的審美對象。書法作品是一件實在的物品，我們可以看到它，還可以觸摸到它。

面對蘇軾的行書《黃州寒食詩》，究竟可以看到什麼？有紙，有墨，還有字形。不錯，如果沒有這三者，就沒有作為書法作品的《黃州寒食詩》。它們是書法家用來創作書法作品的材料，材料是構成書法作品的基礎層級。

紙、墨和字形同樣作為材料，卻又承擔了不同的角色。書法家用紙、墨來寫字，紙和墨是書寫的媒介，而字形是書寫的對象。

《黃州寒食詩》本來是詩歌的標題，但也

被用來指稱書法作品。這是一種最為方便的指稱方式，但事實上，文學和書法是不能混同的，二者在材料的層面就有根本的差異。

面對蘇軾的這件墨跡，你可能會說，我同時看到了蘇軾的書法和詩歌，它們都不是寫在紙上的字嗎？看到紙上的字，你確實可以立刻意識到這是一件書法作品，因為直觀書寫形式，就可以領略其中的美感。然而，僅僅通過直觀字形，你並不能判斷出這是兩首詩，更不能深入地欣賞它。你需要依着文字的順序去閱讀它，通過語音和語義品讀詩歌的格律、題材、技巧，進而體會詩歌的意境。

如果沒有紙、墨和字形，就沒有作為書法作品的《黃州寒食詩》。但是如果沒有這三者，也許蘇軾還是可以完成作為詩歌作品

的《黃州寒食詩》，他可以把它吟詠出來。作為詩人的他需要的是語言，包括語音和語義。遭秦火之後，《詩經》可以通過經師的記誦而得以傳世，而諸多《詩經》早期寫本的書法早已化為灰燼了。當然，詩人在創作過程中常常需要提筆在紙上起草，讀者也得借助紙上的字跡來讀解詩歌，但是，紙上的字跡只是創作詩歌、保存詩歌、傳播詩歌、讀解詩歌的手段，詩歌作品的材料是語言的音、義，而不是文字的形體。

書之妙道

鄧寶劍

dengbaopian@126.com

逢周四見報



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間」

三好集

素儀

逢周二、四、六見報

「行走在茫茫月光的中間，我不敢久留於傷感……」這樣美麗的歌詞，由內地歌手譚維維深情的唱出，就吸引了我狂追《那年花開月正圓》這套長篇電視劇的原音版。

記憶中我有三、四天宅在家中，除了吃飯，上廁所，和窩在房間看盒子連續播出的一集又一集的劇集外，基本上什麼也沒有做過。

自《甄嬛傳》後，我已經成了孫儷的粉絲，這次她全身投入拍攝《那年花開》這部劇，演繹清朝末年的女富商周瑩，更是出色得很。孫儷投入到連老公鄧超也公開表示自己和孩子都被忽略了。

我的另一意外發現，是娶了台灣女演員陳妍希做太太的陳曉，竟然是跟孫儷同樣出色的演員

。文戲武戲且戲都難不倒他。陳曉演的角色沈家二少沈星移，原是一位游手好閒的紳士子弟，後來遇上周瑩，又經歷了家庭的慘變，和時代的召喚，最後成了革命分子，要推翻封建腐敗的制度。全劇由頭至尾沈星移都鍾情於周瑩，在任何境況下也要保護她。按孫儷的說法，沈星移是劇中最完整的角色，她自己也想演。

那首寫星移的插曲，由張磊來演繹，令人心碎，歌詞也動人：「一廂情願的不捨，轉身別過，此情奈何，太多繁花謝了難捨」

點點星辰夢裏娥

戀上沉吟羞澀

一蓑煙雨向情懷……

這劇集有不少港星參與演出，包括演胡詠梅的胡杏兒，演吳

大夫人，的龔慈恩，演妓女千紅的周麗淇，和演沈星移父親的謝君豪。

也許是面對認真和老練的演員，這幾位香港明星都有非常精

彩的表現。還有台灣的何潤東演

吳家大少吳聘，溫文爾雅，對周

瑩情深款款，他去世後就令周瑩

常在月光中傷悲。丁黑導演拍出

了大時代個人命運的不可掌握，

有悲情有愛情有家國之情，讓人

看得欲罷不能。



換季「魔衣櫥」

毛衫、羽絨、套裝幾類，這些都是冬季必備之物，尤其近年流行的羽絨，既保暖又美觀，穿過的羽絨衣服可送往洗衣店處理，保持鬆軟，分開存放。一般的連身裙、長褲、外套，存放時不必分得太細緻，冬季真正嚴寒的日子不多，這些衣服會經常穿着。

春夏衣物最好與秋冬衣服分開存放，因為春夏氣候較潮濕，衣物容易沾上

某年五月天香港演唱會的休息日，跟五月天團隊們一起午餐。餐後商討要到哪裏逛逛。石頭和冠佑分別想獨自亂逛，怪獸想去看結他。而阿信、瑪莎則想行玩具店。於是大家，懷着尋寶的心情，跑到一個專賣玩具的商場。

雖然戴上了口罩，身形高大的阿信，甫進商場不久，已被指指點點；瑪莎連口罩帽子都懶得戴上，當然早被認出來。正當一群在場學生蠢蠢欲動，準備包圍瑪莎時，筆者還未反應怎樣替他招架，瑪莎已漂亮地要了一招，他以一種非常冷靜的口吻，向前方一指並說：「阿信在前面。」

神奇的事發生了，那群學生雙腳像不受控般，跟隨瑪莎所指的方向尋找阿信。他本尊則輕輕鬆鬆地進了一家Lego店，找尋及詢問店員，他家中缺少了的幾盒Star War 戰機。而正在打量一盒絕版超合金蝙蝠車的阿信，茫不知已被出賣。只感到後方圍着的人越多越多。但「五迷」的質素確實是出奇的高，體諒到身為「天團」成員的苦惱，一衆人只默默在看，沒有要求索取簽名或拍照留念。

回程瑪莎提着數袋戰利品返酒店，沾沾自喜地笑說：「剛才那一